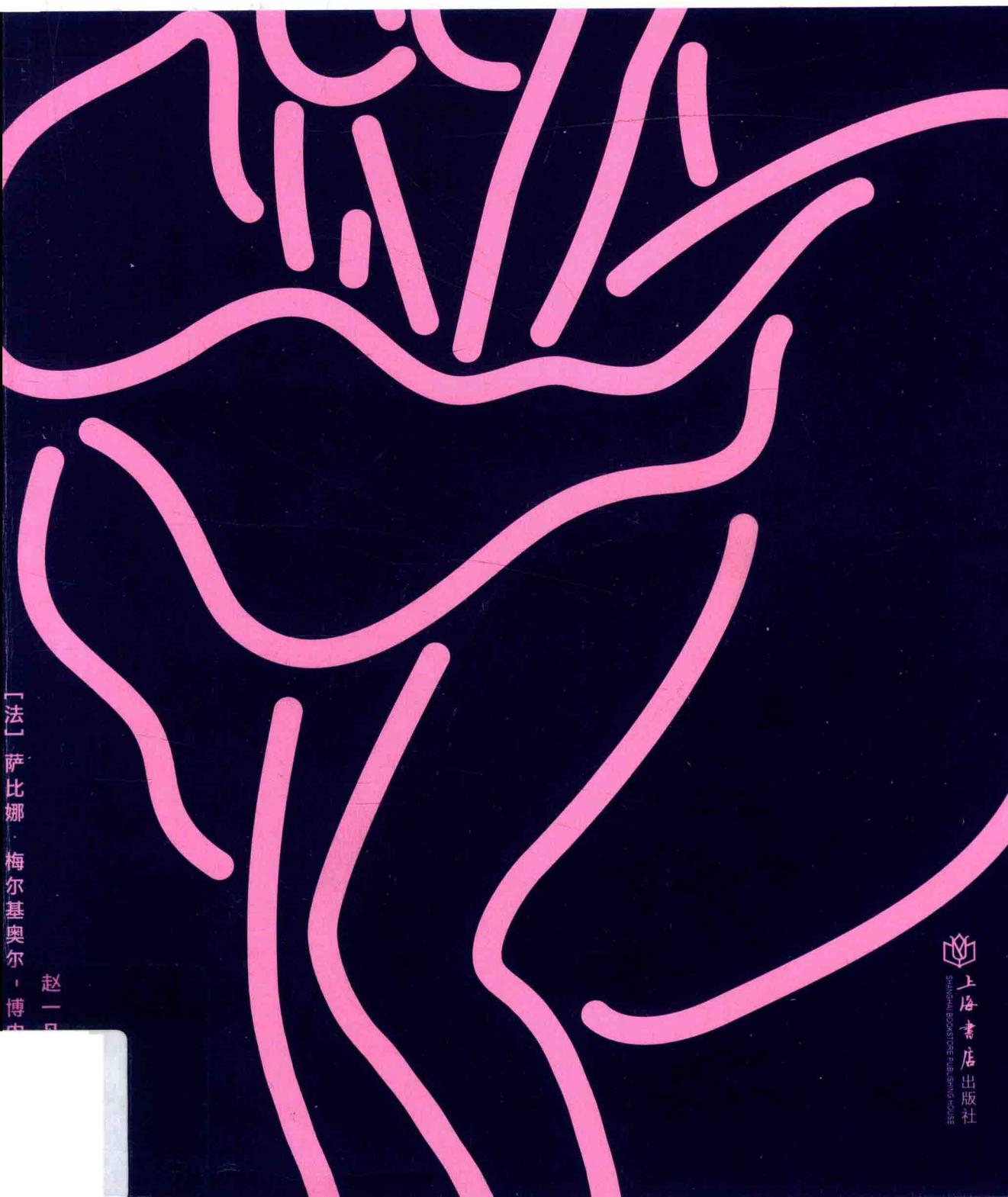


# 轻浮的历史

Une histoire de la frivolité



〔法〕萨比娜·梅尔基奥尔·博内  
赵一凡

上海书店出版社  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# 轻浮的历史

Une histoire de la frivolité

[法] 萨比娜·梅尔基奥尔-博内 —— 著

赵一凡 —— 译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  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轻浮的历史 / (法) 萨比娜·梅尔基奥尔-博内著；赵一凡译。

-- 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17.4

ISBN 978-7-5458-1419-4

I. ①轻… II. ①萨… ②赵… III. ①社会生活 - 历史 - 研究 - 欧洲  
IV. ① K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4115 号

Une histoire de la frivolité, by Sabine Melchior-Bonnet

© ARMAND-COLIN, Paris, 2013

ARMAND COLIN is a trademark of DUNOD Editeur - 11, rue Paul Bert - 92240 MALAKOFF.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, Paris 巴黎迪法  
国际版权代理 ([www.divas-books.com](http://www.divas-books.com))

图字：09-2014-884

(根据知识产权相关法规的规定，对于本书中出现的图片，我们已竭尽全力寻找版权所有人。未能联系上的人士，请接受我们的道歉，并请联系出版方。)

## 轻浮的历史

[法] 萨比娜·梅尔基奥尔-博内 著 赵一凡 译

责任编辑 / 王璇 技术编辑 / 吴放

装帧设计 / 汪昊 封面设计 / e2 works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/200001

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印 刷 上海豪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12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8-1419-4/K.270

定 价 78.00 元

# 目 录

## 引子 / 5



## 轻浮之性：女子的千年恶名 / 9

- 照镜的女性 / 10
- 重审性别差异 / 14
- 女哲学家 / 18
- 消闲文学 / 20
- 18世纪审慎的女性主义 / 22
- 为妻者又何必博学非凡：遥不可及的学问 / 23
- 迷人的缺点 / 26
- 难逃轻浮二字 / 29

## 俱是虚空：从《传道书》到伏尔泰 / 33



## 宫廷生活：虚掷生命之道 / 51

- 于细枝末节做文章 / 52
- 更换衣装 / 56



杂饰商，贩卖时髦的人 / 59

宫廷娱乐 / 63

赌博与作弊 / 65

新派贵族 / 67

眼花缭乱 / 71

## 启蒙时代：心安理得的欢娱 / 75

轻浮的用途 / 77

遣兴消闲还是自我麻痹？ / 80

轻浮的谈吐，或调笑 / 81

从调笑到嘲笑 / 84

爱情，没有明天 / 88

卡萨诺瓦：时刻重举 / 94

轻浮掌权：玛丽-安托瓦内特王后 / 96



## 从舞步到冲锋：督政府与帝国 / 101

失常的社会 / 102

娱乐承办人 / 104

华灯照耀的蒂沃利乐园 / 106

餐馆与赌场 / 108

自由的心灵与肉体 / 110

特雷齐娅·塔利安，约瑟芬·波拿巴：时尚之缪斯 / 112

帝国宫廷，拘谨甚于轻浮 / 115

铁面孔拿破仑 / 117

来自严肃的复仇 / 121



## 民众轻浮否？ / 123

根深蒂固的陈见 / 124



- 嗜好戏剧与扮演 / 126  
马路游乐园 / 130  
火热的狂欢节，历朝之减压阀 / 132  
狂欢节的康康舞 / 135  
星期六与星期天的舞会 / 138  
新乐土：商业大厦 / 142

## 荡弟及无用崇拜 / 147

- 浪蝶的角色 / 148  
狮子和女狮子 / 150  
男性轻浮，一种美学，一种战斗 / 154



## “不用担心”：从美好时期到疯狂年代 / 161

- 1900 年世博会，一个巨大的橱窗 / 163  
社交场上的轻浮 / 164  
调情：爱情的抽离 / 166  
疯狂年代 / 171  
探戈，爵士乐，查尔斯顿舞 / 175  
电影：叫卖梦幻 / 179

## 尾声 / 183

- 器物的时代，轻浮的经济 / 184  
幽默为王 / 186  
绚丽多彩的万物虚空图 / 186  
为蝉一辩 / 188

## 主要参考书目 / 189

# 目 录

## 引子 / 5



## 轻浮之性：女子的千年恶名 / 9

- 照镜的女性 / 10
- 重审性别差异 / 14
- 女哲学家 / 18
- 消闲文学 / 20
- 18世纪审慎的女性主义 / 22
- 为妻者又何必博学非凡：遥不可及的学问 / 23
- 迷人的缺点 / 26
- 难逃轻浮二字 / 29

## 俱是虚空：从《传道书》到伏尔泰 / 33



## 宫廷生活：虚掷生命之道 / 51

- 于细枝末节做文章 / 52
- 更换衣装 / 56



杂饰商，贩卖时髦的人 / 59

宫廷娱乐 / 63

赌博与作弊 / 65

新派贵族 / 67

眼花缭乱 / 71

## 启蒙时代：心安理得的欢娱 / 75

轻浮的用途 / 77

遣兴消闲还是自我麻痹？ / 80

轻浮的谈吐，或调笑 / 81

从调笑到嘲笑 / 84

爱情，没有明天 / 88

卡萨诺瓦：时刻重举 / 94

轻浮掌权：玛丽-安托瓦内特王后 / 96



## 从舞步到冲锋：督政府与帝国 / 101

失常的社会 / 102

娱乐承办人 / 104

华灯照耀的蒂沃利乐园 / 106

餐馆与赌场 / 108

自由的心灵与肉体 / 110

特雷齐娅·塔利安，约瑟芬·波拿巴：时尚之缪斯 / 112

帝国宫廷，拘谨甚于轻浮 / 115

铁面孔拿破仑 / 117

来自严肃的复仇 / 121



## 民众轻浮否？ / 123

根深蒂固的陈见 / 124



- 嗜好戏剧与扮演 / 126  
马路游乐园 / 130  
火热的狂欢节，历朝之减压阀 / 132  
狂欢节的康康舞 / 135  
星期六与星期天的舞会 / 138  
新乐土：商业大厦 / 142

## 荡弟及无用崇拜 / 147

- 浪蝶的角色 / 148  
狮子和女狮子 / 150  
男性轻浮，一种美学，一种战斗 / 154



## “不用担心”：从美好时期到疯狂年代 / 161

- 1900 年世博会，一个巨大的橱窗 / 163  
社交场上的轻浮 / 164  
调情：爱情的抽离 / 166  
疯狂年代 / 171  
探戈，爵士乐，查尔斯顿舞 / 175  
电影：叫卖梦幻 / 179

## 尾声 / 183

- 器物的时代，轻浮的经济 / 184  
幽默为王 / 186  
绚丽多彩的万物虚空图 / 186  
为蝉一辩 / 188

## 主要参考书目 / 189



# 引子

和寓言中的那只蝉一样，法语中 *frivolité*<sup>[1]</sup> 一词给人的印象不佳。该词定义究竟为何？答案非止一端，盖因其意义历来不一，因时赋形，随世敷彩，游刃于不同场景之间。它时而指随性轻率、不解忧患之人，时而指多余的物件、无用的配饰——19世纪时，人们便以此称呼一类用于丰富女性装饰的小件钩织活计，当时的贵妇总是在手提袋中随身携带这类女红，以免空闲时手头无所事事。这个词几乎总是带有双重性，模棱两可，既能瞬间迎来一分钟的快乐，同时又与空虚、遗忘、无常、善变难舍难离。没有固定的所指，描述它不是什么比定义它是什么来得更容易：严肃、有用、责任观念（*esprit comptable*）等皆与它扞格难调。

这个可爱的单词初现之时甚为普通，其前身当时还是拉丁语 *frivola*（中性复数名词），第一义项为“破碎的陶盘”，即不值钱的餐具。在一些早期文献中，其含义扩展为“微不足道的物件”或“廉价小家具”。到了法语里，这些用于充实空间或打发时间的摆设和玩意儿便被译为复数的 *frivolités*，或是 *frivoleries*（16世纪）。词源学家认为，*frivola* 与表示捣碎、分割的动词 *friare* 有着相同的拉丁语词根，含有“弄碎”的意义，只是这一名词在罗马帝国诞生及基督教兴起之前鲜有使用。至于法语 *frivolité* 所指的那种轻浮心态，拉丁语在表达时惯用 *levitas*（名词“轻”）而非 *frivolitas*。另一个词，一个古典时代晚期的法律用语，此时也常被用来指那些无关紧要之事，它出自查士丁尼《学说汇纂》（*Digesta*）<sup>[2]</sup>：

[1] 本书中主要译为“轻浮”。这是一个多义词，因此作者在此进行大段辨析。——译注（以下无特别注明均为译注）

[2]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期间（公元527年—565年）下令将所有古罗马法律汇编成一部法典，是为《民法大全》（*Corpus iuris civilis*）。《学说汇纂》（*Digesta*）为其中第二部分，共50卷，分门别类地摘引、汇编了古罗马众多法学家的观点与判决，收录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末的大量判例。

玛尔斯与维纳斯

意大利那不勒斯庞培遗址古罗马壁画  
公元1世纪



frivusculum 原指夫妇间偶尔发生的小别扭，与之相对的是严重得多的[1]！

作为形容词的“轻浮”由基督教作者引入拉丁语，他们以此形容灵魂的某些失足表现。不过轻浮并不在基督教所定义的七大罪之列，最多只是为它们打开了方便之门，其中，尤与傲慢、懒惰这两宗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轻轻松松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轻浮“踮着脚”进驻我们的生命。正如哲学家阿兰<sup>[2]</sup>所言（《心灵的历险》），轻浮就像是张在我们感情与激情之上的一片“轻帷”，使它们摆脱重力的羁绊。谁会对轻浮设防？快乐怡人，轻浮看似无甚危害，甚至不须承担责任；低调，出新，它是日常生活中抗击乏味无聊、古板严肃的一剂调料。它意味着活在当下，既不纠结过去，也不指望将来；它拒绝一切经验教训，不提供任何承诺；因此轻浮的天然年龄段是没有过往的童年，或没有未来的老年：“我以轻浮为生，它为寿者带来解脱”——科莱特<sup>[3]</sup>在《晚祷星》（1947）中即如是承认。轻浮就像毒品，将时间化整为零，从沉重的连续性中解放出来。

面对崇尚劳动的意识形态，轻浮上升为游戏一切的技艺。它总能与多变或曰任性的欲望贴合得丝丝入扣，并抓住恰当的时机；然而它既不会因袭过往，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，“就像踏出便无痕的舞步”。圣奥莱尔侯爵<sup>[4]</sup>曾定义“轻浮”，马克西姆·迪康<sup>[5]</sup>（《19世纪下半叶的巴黎：器官、功能及生活》，1875）转引如下：“轻浮与其说是对严肃之事的厌恶，倒不如说是以之取乐的天性。”这个定义也可反过来：轻浮其实亦是严肃，只不过眷顾的是那些闲事；这种生活方式同样可表现为一种风格或美学。我们癫狂的消费主义社会发明了不少词语来描述“轻浮人”（homo frivulus）：跳东跳西，拈花惹草，浪荡闲游，话题跳跃……“轻浮人”是“游戏人”（homo ludens）的一种变格，说不

[1] 拉丁语：离婚。

[2] Alain (1868—1951)，法国哲学家、教师、记者。

[3] Colette (1873—1954)，法国女作家。

[4] Marquis de Sainte-Aulaire (1643—1742)，法国诗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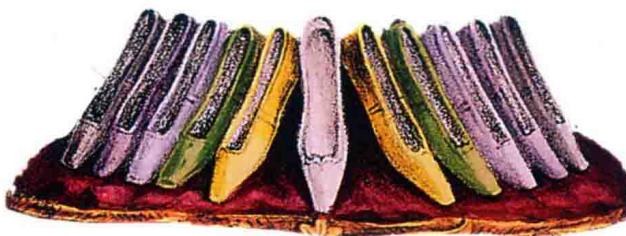
[5] Maxime Du Camp (1822—1894)，法国作家、摄影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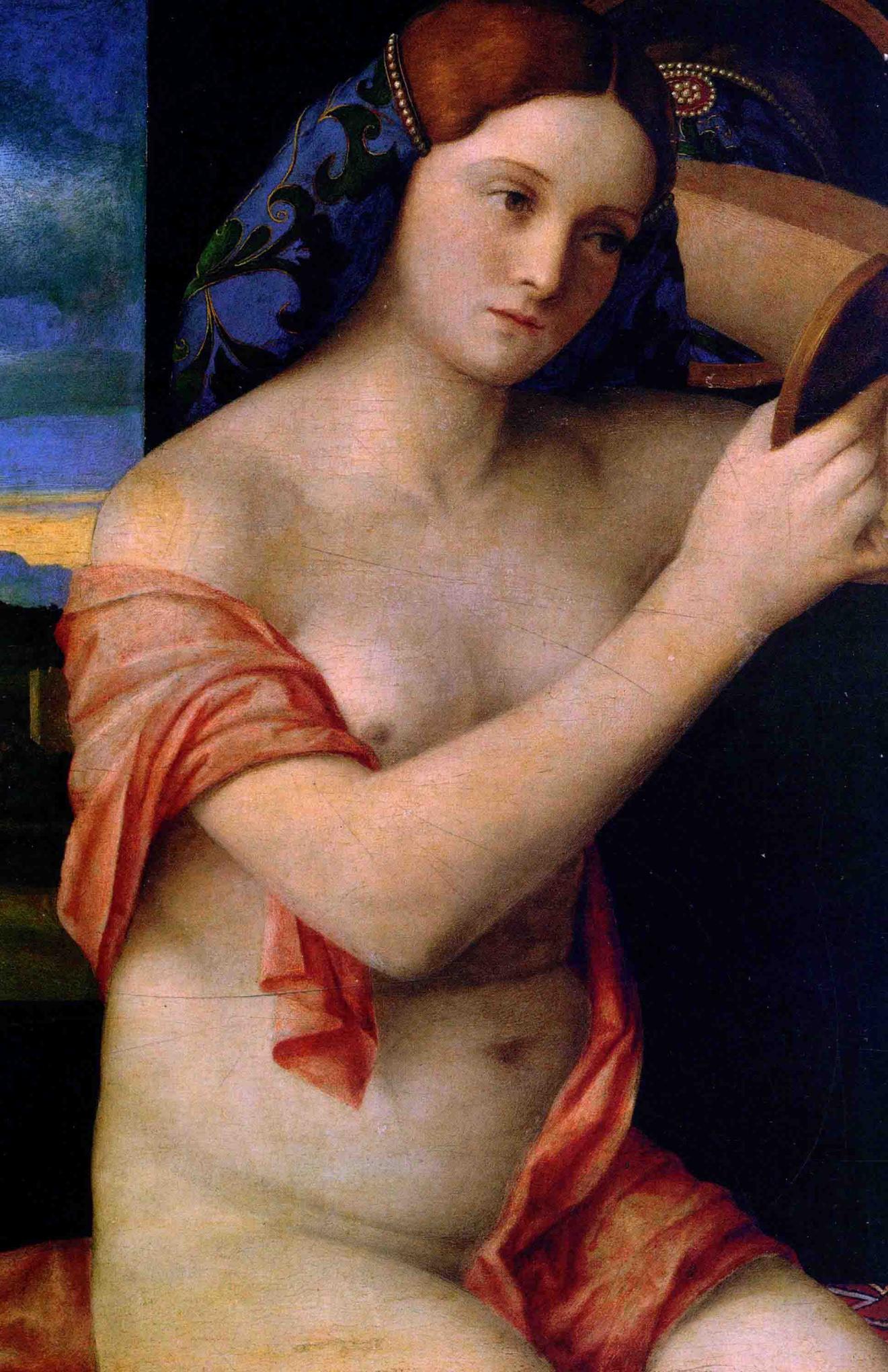


清是善是恶，是真是伪，因为他只满足于表象，可以随便拿任何事物取乐。

在旧制度下的法国，轻浮专属于有钱有闲的贵族阶级。谁都知道，他们有着无尽的闲暇，做任何事都抱着游戏的心态。而辛劳则与轻浮无缘：在农村，沉重的生活负担与田地里的活计使农民永不得闲；惯常的节庆活动固然提供了集体放松的机会，但那都是些有组织、有安排，处于控制之下的场合，留给个人恣意发挥的空间不是很小就是没有。工作充斥着劳动阶级的一生。他们虽然在 19 世纪略有余闲，并争取到了休息的权利，可是对无所事事、光阴虚掷的恐惧仍然持续了很久。休闲，按后来尼采的话来说，是“额外的辛苦”：“诉求达成，他们（劳动者）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利用，唯有数着钟点等着时间过去。”（《见解和箴言杂录》，1879）轻浮也要特殊的本领才行！

教会、道德观察家（moraliste）、哲学家在轻浮的问题上絮叨了几个世纪。教会谴责轻浮，因为轻浮之人会忘却末世以及拯救自己灵魂的必要性：轻浮使人骄傲。然而同样以末世及生命悲剧的名义，哲学家却要为轻浮正名，因为说到底，轻浮也好，严肃也好，谁都难逃一死：“让严肃的说教见鬼去，又不能救我不死！”——阿兰呐喊道。他为轻浮辩护，这不啻为魔鬼辩护，因为教士们认为轻浮投下的是诱惑者撒旦的影子！不过，超越道德视角，所有人都承认，这一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人性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，还须在某种程度上宽容以对，文献中即不乏对轻浮的夸赞，将其视作一种值得羡慕的生活技能。





*Le sexe frivole,  
une accusation  
millénaire*

# 轻浮之性： 女子的千年恶名

德行第一的女子只是媚术更高。

——拉布雷东的雷蒂夫<sup>[1]</sup>，《堕落农夫》（1775）

梳妆少妇

乔瓦尼·贝利尼

布面油画，1515

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

[1] Nicolas Edme Restif (1734—1806)，法国作家。



# 道

德观察家反复宣扬了几个世纪：女人不靠谱。她们有的操行败坏，但更常见的是无知无虑，散漫随性，风流放荡：她们就是轻浮的化身。谚语、格言不乏对她们的辛辣评判，如：“女人就像风向标，转东转西随风跑”；“女人水性杨花，比到手的鳗鱼还要滑”；“女性易变，此乃体质使然”；“女人最善变，信者惟痴癫”；“她们浅薄的头脑、轻佻的脾性通常给听忏师带来繁重的工作，对此，我们的最佳预防策略之一便是重点栽培丈夫们的灵魂”；“女人惯于异想天开”，“心思一会儿在这，一会儿在那”；“女人这种动物既不坚强也不稳定”。

轻佻随便、爱管闲事、朝三暮四、搔首弄姿、虚荣浮夸、玩笑无度、饶舌多嘴、阴晴不定……这些频频出现的词语，当然还有更为不堪的，只是中世纪以来众多反女性言辞的冰山一角。此类言辞充斥于牧师讲道、神学家言论、民间谚语，以及几乎所有文学作品。只不过和拉丁语中的情形一样，形容词 *frivole*<sup>[1]</sup> 在当时的修饰对象并不是女性的心态或性格，而是她们的装扮，那些为了赶时髦而终日加诸自身的零零碎碎；虽然偏见早已根深蒂固：女性虚荣浮浅，也就是轻浮。两种性别两样待遇：从亨利三世的那些“迷侬（mignon）”，到18世纪的“郎主（petit-maitre）”，再到19世纪的“荡弟（dandy）”，历代的俊男同样极尽争奇斗艳之能事，却从未有人像非难女性那样对此说三道四。倒是在性格方面，细腻讲究的中世纪语言专门有一个凸显男式轻佻的词语，那就是花言巧语勾引女性的 *frivoleur*<sup>[2]</sup>（《古法语词典》）。衣着的轻浮与行为的轻浮联系在一起可谓顺理成章！

## 照镜的女性

对镜自怜的女性形象曾被当作轻浮的象征达几个世纪之久。还有什么能比恋栈只能保持数年的美貌更轻浮呢？魔鬼控制着女性：镜子只要说一次她很漂亮，魔鬼就会对她重复一百次，她永远听不厌。更

[1] 现代法语中意为“轻浮”。

[2] 可译为“轻薄儿”。



换衣袍，佩戴新首饰，涂脂抹粉，女性以此来调剂她们不问世事的闺中长日，很容易陷入各种诱惑。朗德利塔楼骑士<sup>[1]</sup>在其作于14世纪，并于15世纪得到广泛传播的《教女金方》中描写了一名年轻女子，她“一天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打扮自己；所有人等着她，并议论纷纷：难道这位女士梳妆照镜总没个完吗？”忙于整饬妆容的佳人察觉不到时间流逝，然而魔鬼窥伺着她的灵魂；化妆是撒旦的手笔，是为诱惑男性而设下的圈套。中世纪在全欧流传的这套陈词滥调，15世纪又发展出新版本。魔鬼隐藏在镜子后面，但有时会由胖乎乎的小天使所替代。画家比萨内罗<sup>[2]</sup>笔下的贵妇左手执镜，身后冒出另一张窥视的脸庞。

在16世纪的画作中，威胁化为死亡或沙漏：轻浮之女完全没注意时间在溜走，迎接她的将是坟墓。这是一个经久不散的意象，甚至在戈雅的系列版画《奇想集》(1808)中也有所反映：《至死方休》那幅就表现了一个年届衰朽却还对镜自得的老妇，可谓爱俏至死……

这样的轻浮不过是小缺点，但会发展成各种罪恶。卖俏基于外表的谎言之上，也就是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搭配形式营造假象，改变上



[1] Geoffoi de la Tour Landry, 14世纪法国贵族。

[2] Pisanello (约1395—约1455)，意大利画家。